

名家集注 论语

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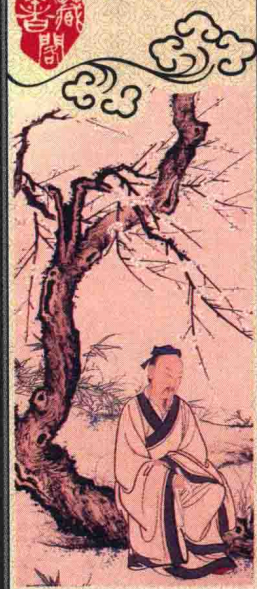
三国魏·何晏 南朝梁·皇侃 宋·朱熹等·注



印刷工业出版社

◆ 册四 ◆

名家集注论语



三国魏·何晏 南朝梁·皇侃 宋·朱熹等○注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集注论语 / (三国魏)何晏, (南朝梁)皇侃, (宋)朱熹等注.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142-0160-4

I. ①名… II. ①何… ②皇… ③朱… III. ①论语—注释 IV. ①B2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2608 号

名家集注论语



出版发行: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keyin.cn pprint.keyin.cn

作 址:  (www.rzbook.com)

刷: 北京威远印刷厂

本: 七八七毫米×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开

张: 三十二

数: 三百四十千字

次: 二〇一一年十月第一版 二〇一一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价: 一百九十八圆(全四册)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安国曰：虽曰君子，犹未能备。袁氏曰：此君子无定名也。利仁慕为仁者。不能尽体仁。时有不仁一迹也。谢良佐曰：君子志于仁矣，然毫忽之间，心不在焉，则未免为不仁也。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中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而小人中有仁德的人是没有的。』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孔安国曰：言人有所爱，必欲劳来之；有所忠，必欲教诲之。李充曰：爱志不能不劳心，尽忠不能不教诲。苏轼曰：爱而勿劳，禽犊之爱也；忠而勿诲，妇寺之忠也。爱而知劳之，则其为爱也深矣；忠而知诲之，则其为忠也大矣。

译文

孔子说：『爱他，能不让他操劳吗？忠于他，能不对他劝告吗？』

○子曰：『为命，裨谿草创之^①，孔安国曰：裨谿，郑大夫氏名也。谋于野则获，于国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则使乘车以适野，而谋作盟会之辞。世叔讨论之^②，行人子羽修饰之^③，东里子产润色之^④。』马融曰：世叔，郑大夫游吉也。讨，治也。裨谿既造谋，世叔复治而论之，详而审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孙挥。子产居东里，因以为号。更此四贤而成，故鲜有败事。朱熹曰：郑国之为辞命，必更此四贤之手而成，详审精密，各尽所长。是以应对诸侯，鲜有败事。孔子言此，盖善之也。

注释

① 裨谿 (bì chēn)：郑国大夫。② 世叔：《左传》中的子太叔，名游吉。③ 行人子羽：行人，官名，即古代的外交官。子羽，公孙挥的字。

④ 东里子产：东里，地名，在今郑州市，子产所居。

译文

孔子说：『郑国发表的公文，都是由裨谿起草的，世叔提出意见，外交官子羽加以修饰，由子产最后修改润色。』

解读

郑国创制外交辞令十分谨慎，善于发挥集体智慧：裨谿拟稿，世叔提意见，外交官子羽修改，子产做文辞上的加工。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集体的力量是无限的。集体智慧在当今世界的最突出体现就是国际化趋势。例如汽车生产，据说所有在美国销售的日本车中，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的汽车是整车从日本进口，而百分之六十七的车都是在美国生产组装。到二〇〇五年，美国福特野马牌敞篷车只有百分之六十五的零部件来自于美国和加拿大，百分之三十五的零部件都是北美以外的国家生产，如果排除掉加拿大的零部件，真正在美国生产的零部件就要低于百分之五十。各国间通力协作，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①孔安国曰：惠，爱也。子产，古之遗爱。朱熹曰：子产之政，不专

于宽，然其心则一以爱人为主。故孔子以为惠人，盖举其重而言也。问子西。②子曰：『彼哉！彼哉！』

马融曰：子西，郑大夫。彼哉彼哉，言无足称。或曰：楚令尹子西。朱熹曰：子西，楚公子申，能逊楚

国，立昭王，而改纪其政，亦贤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号。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后卒召白公以致祸乱，则其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辞。问管仲。③曰：『人也。皇侃曰：犹《诗》言所谓伊

人。夺伯氏骈邑三百^④，饭疏食，没齿^⑤，无怨言。』孔安国曰：伯氏，齐大夫。骈邑，地名。齿，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夺之，使至疏食，而没齿无怨言，以其当理也。朱熹曰：人也，犹言此人之功，故穷约以终身而无怨言。荀卿所谓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问：管仲子产孰优？曰：管仲之德，不胜其才。子产之才，不胜其德。然于圣人之学，则概乎其未有闻也。

注释

- ① 惠人：施惠于民的人。② 子西：楚国的公子申，与孔子同时。③ 彼哉：表示轻视的习惯语。④ 伯氏：齐国的大夫。骈邑：地名，是伯氏的采邑。⑤ 没齿：死。



译文

有人问子产是个怎样的人。孔子说：『是个有恩惠于人的。』又问子西。孔子说：『他呀！他呀！』又问管仲。孔子说：『他是个有才干的人，他把伯氏骍邑的三百家夺走，使伯氏终生吃粗茶淡饭，直到老死却没有怨言。』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江熙**曰：颜原无怨，不可及也。若子贡不骄，犹可能也。**朱熹**曰：处贫难，处富易，人之常情。然人当勉其难，而不可忽其易也。

译文

孔子说：『贫穷而能够没有怨恨是很难做到的，富裕而不骄傲是容易做到的。』

解读

贫穷却没有怨恨，很难，富贵却不骄傲，倒容易做到。法国作家莫泊桑有篇著名小说——《项链》，女主人公玛蒂尔德是位美丽动人的姑娘，但因生在小职员家庭，所以只得和一个小书记结了婚。但她心中总是向往着高雅奢侈的生活，因而寒碜的家境使她痛苦不堪。她每次去看望有钱的女友，回来就会因悔恨、失望而整天哭泣。

人一生下来便是不平等的。有这样一个故事：产房里同一天出生了两个宝宝，他们在医院里穿着同样的衣服，睡在同样的床上，没有任何区别。等到出院的时候，一个宝宝的爸爸开着小车，给宝宝换上了最好的衣服，带着他去了舒适的家。而另一个宝宝的爸爸从地里赶来，用粗糙的大手抱着宝宝回到了简陋的小木房。从这一刻起，他们的人生开始走向不同的轨道。我们唯一不能也不可能选择的是自己的出身、自己的父母，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生活的态度，即便出身寒微，也不要像玛蒂尔德一样怨天尤人，而要学会平静地接受，虽然我们不能决定出身，但是我们

一样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①，不可以为滕薛大夫^②。』孔安国曰：公绰，鲁大夫。赵、魏，皆晋卿。家臣称老。公绰性寡欲，赵、魏贪贤，家老无职，故优。滕、薛小国，大夫职烦，故不可为。胡瑗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则为弃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则孔子之用人可知矣。朱熹曰：公绰，鲁大夫。赵魏，晋卿之家。老，家臣之长。大家势重，而无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无官守之责。优，有余也。滕薛，二国名。大夫，任国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责重。然则公绰盖廉静寡欲，而短于才者也。

注释

^① 孟公绰：鲁国大夫，《史记》记载他是孔子所尊敬的人。老：古代，大夫的家臣称老，也称室老。优：力有余裕。^② 滕、薛：当时的小国，都在鲁国附近。

译文

孔子说：『孟公绰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是才力有余的，但还不能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

子路问成人^①。子曰：『若臧武仲之知^②，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③，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孔安国曰：加之以礼乐文成。亦可以为成人矣。』朱熹曰：言兼此四子之长，则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材全德备，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乐，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而其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为言，非其至者，盖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语之也。若论其至，则非圣人之尽人道，不足以语此。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见利思义，马融曰：义然后取，不苟得。**见危授命，颜特进曰：**见危授命，虽不及卞庄子之勇，犹顾义不苟免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④，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安国曰：**久要，旧约也。平生，犹少时。**程颐**
曰：知之明，信之笃，行之果，天下之达德也。若孔子所谓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绰，仁也；卞庄子，勇也；冉求，艺也。须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然而论其大成，则不止于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于礼乐，则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礼乐，则无不正矣。又曰：语成人之名，非圣人孰能之？孟子曰：『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如此方可以称成人之名。

注释

① 成人：完美的人。② 臧武仲：鲁国大夫臧孙纥，他很聪明，逃到齐国以后，能预见齐庄公的被杀而设法推辞庄公给他的田地。③ 卞庄子：鲁国的勇士。④ 久要：指长久地处于穷困中。『要』为『约』的借字。

译文

子路问怎样做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说：『如果具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克制，卞庄子的勇敢，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也就可以算是一个完人了。』孔子又说：『现在的完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见到财利想到义的要求，遇到危险能献出生命，长久处于穷困还不忘平日的诺言，这样也可以成为一位完美的人。』

●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①：**『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马融曰：**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朱熹曰：**厌者，苦其多而恶之之辞。事适其可，则人不厌，而

不觉其有是矣。是以称之或过，而以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礼义充溢于中，得时措之宜者不能。文子虽贤，疑未及此，但君子与人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岂其然乎，盖疑之也。

注释

① 公叔文子：卫国大夫，卫献公的儿子，姓姬，名拔，文为谥号。公明贾：卫人，姓公明，名贾。

译文

孔子向公明贾问到公叔文子，说：『先生他不说、不笑、不取钱财，是真的吗？』公明贾回答道：『这是告诉你话的那个人的过错。先生他到该说时才说，因此别人不厌恶他说话；快乐时才笑，因此别人不厌恶他笑；合于礼要求的财利他才取，因此别人不厌恶他取。』孔子说：『原来这样，难道真是这样吗？』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①，虽曰不要君^②，吾不信也。』孔安国曰：防，武仲故邑。为后，

立后也。鲁襄公二十三年，武仲为孟氏所谮，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为以大蔡纳请曰：『纣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请。苟守先祀，无废二勋，敢不辟邑！』乃立臧为。纣致防而奔齐。此所谓要君。袁

氏曰：奔不越境，而据私邑求立先人之后，此正要君也。范祖禹曰：要君者无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

邑，受之于君。得罪出奔，则立后在君，非己所得专也。而据邑以请，由其好知而不好学也。杨时曰：

武仲卑辞请后，其迹非要君者，而意实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诛意之法也。朱熹曰：防，地名，武仲

所封邑也。要，有挟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请立后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请，则将据邑以

叛，是要君也。

子曰：『晋文公谪而不正^③，郑玄曰：谪者，诈也，谓召天子而使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是谏而不正也。齐桓公正而不谏^④。』马融曰：

伐楚以公义，责苞茅之贡不入，问昭王南征不

还，是正而不谏也。江熙曰：言此二君霸迹不

同，而所以翼佐天子，以绥诸侯，使车无异辙，

书无异文也。朱熹曰：谏，诡也。二公皆诸侯盟

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虽其以力假仁，心皆

不正，然桓公伐楚，仗义执言，不由诡道，犹为

彼善于此。文公则伐卫以致楚，而阴谋以取胜，其谏甚矣。二君他事亦多类此，故夫子言此以发其隐。

注释

①防：臧武仲的封邑，在今山东费县东北三十千米之华城，离齐国边境很近。②要(yào)：要挟。③晋文公：姓姬，字重耳。谏(juàn)：欺

诈。④齐桓公：姓姜，名小白。

译文

孔子说：『臧武仲凭借防邑请求鲁君在鲁国替臧氏立后代，虽然有人说他不是要挟君主，我不相信。』

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孔安国曰：齐襄公立无常，鲍

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从弟公孙无知杀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



子纠出奔鲁。齐人杀无知。鲁伐齐，纳子纠。小白自莒先入，是为桓公，乃杀子纠。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诸侯^①，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国曰：谁如管仲之仁！朱熹曰：不以兵车，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谁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许之。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帅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皇侃曰：受其赐者，为不被发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马融曰：微，无也。无管仲，则君不君，臣不臣，皆为夷狄。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③，自经于沟渎^④，而莫之知也。』王肃曰：经，经死于沟渎中也。管仲、召忽之于公子纠，君臣之义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难，亦在于过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当死。朱熹曰：谅，小信也。经，缢也。莫之知，人不知也。

注释

①九合：齐桓公纠合诸侯共计十一次，『九』是虚指其多。②被（pī）：发左衽（pī）：被同『披』，披头散发，衣襟向左边开，是古代少数民族的特点。③谅：小信。④自经：自缢。沟渎（gōu）：小水沟。

译文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以殉，但管仲却没有自杀。管仲不能算是仁人吧？』孔子说：『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的盟会，不用武力，都是管仲的力量啊。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

子贡问：『管仲不能算是仁人了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为公子纠殉死，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孔子

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他难道要像普通百姓那样恪守小节，自杀在小山沟里，而谁也不知道吗？』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①。孔安国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荐之使与已并为大夫，同升

在公朝。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孔安国曰：言行如是，可谥为文。朱熹曰：文者，顺理而成

章之谓。谥法亦有所谓锡民爵位曰文者。洪兴祖曰：家臣之贱而引之使与已并，有三善焉：知人，一

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注释

①僎(xūn)：人名。公叔文子的家臣。升诸公：公，公室。这是说僎由家臣升为大夫，与公叔文子同位。

译文

公叔文子的家臣僎和文子一同做了卫国的大夫。孔子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说：『（他死后）可以给他「文」的谥

号了。』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①：『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②，祝鮀治宗

庙^③，王孙贾治军旅^④，夫如是，奚其丧？』孔安国曰：言虽无道，所任者各当其才，何为当亡？尹

焞曰：卫灵公之无道宜丧也，而能用此三人，犹足以保其国，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贤才者乎？

《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

注释

①康子：鲁国季康子。②仲叔圉(xū)：即孔文子，名圉，他有外交才能，擅长接待宾客。③祝鮀：卫灵公的太祝，字子鱼，擅长宗庙祭祀。

④王孙贾：擅长军事。

译文

孔子讲到卫灵公的无道，季康子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他没有败亡呢？』孔子说：『因为他有仲叔圉接待宾客，祝鮀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统率军队，像这样，怎么会败亡呢？』

子曰：『其言之不作^①，则为之也难。』马融曰：作，惭也。内有其实，则言之不惭。积其实者，为之难。王弼曰：情动于中而外形于言，情正实而后言之不作。朱熹曰：大言不惭，则无必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践其言，岂不难哉？

注释

①作（zuò）：惭愧。

译文

孔子说：『说话如果大言不惭，那么实现这些话就是很困难的。』

陈成子弑简公^①。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马融曰：成子，齐大夫陈

恒也。将告君，故先斋。斋必沐浴。朱熹曰：是时孔子致仕居鲁，沐浴齐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

也。臣弑其君，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诛之，况邻国乎？故夫子虽已告老，而犹请哀公讨

之。公曰：『告夫三子^②。』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马

融曰：我礼当告君，不当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复往。朱熹曰：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谓弑君之贼，法

所必讨。大夫谋国，义所当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

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复以此辞语之而止。**朱熹**曰：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鲁之强臣，素有无君之心，实与陈氏声势相倚，故沮其谋。而夫子复以此应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注

① 陈成子：即陈恒，是齐国贵族陈僖子的儿子。简公：齐简公，名壬。② 三子：鲁国权臣季孙、仲孙、孟孙。

译文

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以后，随即上朝去见鲁哀公，报告说：『陈恒把他的君主杀了，请你出兵讨伐他。』哀公说：『你去报告那三位大夫吧。』孔子退朝后说：『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所以不敢不来报告，君主却说「你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吧！」』孔子去向那三位大夫报告，但三位大夫不愿派兵讨伐。孔子又说：『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所以不敢不来报告呀！』

◎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安国**曰：事君之道，义不可欺，当能犯颜谏争。**范祖**

禹曰：犯非子路之所难也，而以不欺为难。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后犯也。

注

① 犯：干犯，直言进谏。

译文

子路问怎样侍奉君主。孔子说：『不能欺骗他，但可以犯颜直谏。』

◎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何晏**曰：本为上，末为下。**皇侃**曰：上达者达于仁义也，下达

谓达于财利，所以与君子反也。**朱熹曰：**君子循天理，故日进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污下。

注释

①上：道义。②下：财物。

译文

孔子说：『君子通达仁义，小人通达财利。』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安国曰：**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程颐曰：**

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又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

译文

孔子说：『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而现在的人学习是为了给别人看。』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①。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何晏曰：言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无过。**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陈群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皇侃曰：**孔子美使者之为美，故再言使乎者，言伯玉所使得为某人也。颜子尚未能无过，况伯玉乎，而使者云未能，是得伯玉之心而不见欺也。**朱熹曰：**与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过而犹未能，则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见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约，而其主之贤益彰，亦可谓深知君子之心，而善于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注释

① 蘧伯玉：卫国贤大夫，名瑗，字伯玉。

译文

蘧伯玉派使者去拜访孔子。孔子让使者坐下，然后问道：『先生最近在做什么？』使者回答说：『先生想要减少自己的错误，但未能做到。』使者走了以后，孔子说：『好一位使者啊，好一位使者啊！』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安国曰：不越其职。皇侃曰：诚人各专己职，不得滥谋图他人之政也。君子思虑当己分内，不得出己之外而思他人人事，思于分外徒劳不得。

译文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就不要考虑那个职位上的事情。』曾子说：『君子考虑问题，从来不出自己的职责范围。』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皇侃曰：君子之人，顾言慎行，若空出言而不能行遍，是言过其行也，君子耻之，小人则否。朱熹曰：耻者，不敢尽之意。过者，欲有余之辞。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江熙曰：圣人体是，极于冲虚，是以忘其神武，遗其灵智，遂与众人齐其能否，故曰我无能焉。子贡识其天真，故曰夫子自道之也。尹焞曰：成德以仁为先，进学以知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